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五代历史演义

(下)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四十一回摇 奉密谕王景崇入关 员
捏遗诏杜重威肆市
- 第四十二回摇 智郭威抵掌谈兵 怨
勇刘词从容破敌
- 第四十三回摇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愿
投火窟悔拒汉家军
- 第四十四回摇 弟兄构衅湖上操戈 圆
将相积嫌席间用武
- 第四十五回摇 伏甲士骈诛权宦 猿
溃御营窜死孱君
- 第四十六回摇 清君侧入都大掠 缘
遭兵变拥驾争归摇
- 第四十七回摇 废刘宗嗣主被幽 缘
易汉祚新皇传诏
- 第四十八回摇 陷长沙马希萼称王 远
攻晋州刘承钧折将
- 第四十九回摇 降南唐马氏亡国 苑
征东鲁周主督师
- 第五十回摇 逐边镐攻入潭州府 愿
拘刘言计夺武平军
- 第五十一回摇 滋德殿病终留遗嘱 怨
高平县敌愆奏奇勋

第五十二回	摇	丧猛将英主班师 筑坚城良臣破虏	怨
第五十三回	摇	宠徐娘赋诗惊变 俘蜀帅得地报功	愿
第五十四回	摇	李重进涉水扫千军 赵匡胤斩关擒二将	愿
第五十五回	摇	唐孙晟奉使效忠 李景达丧师奔命	愿
第五十六回	摇	督租课严夫人归里 尽臣节唐司空就刑	愿
第五十七回	摇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妇尽忠	缘
第五十八回	摇	楚北麇兵阖城殉节 淮南纳土奉表投诚	猿
第五十九回	摇	惩奸党唐主施刑 正乐悬周臣明律	猿
第六十回	摇	得辽关因病返蹕 殉周将禅位终篇	圆

第四十一回 摇摇奉密谕王景崇入关 捏遗诏杜重威肆市

摇摇却说汉主知远，传见来妇，看官道妇人为谁？原来是重威妻宋国公主。公主入谒汉主，行过了礼，由汉主赐令旁坐，问及重威情形，公主道：“重威因陛下肇兴，重见天日，不胜庆幸，但恐陛下追究既往，负罪难逃。所以一闻移镇，虑蹈不测，适辽将又来监守，遂致触犯天威，劳动王师。今愿开城谢罪，令臣妾前来乞恩，望陛下网开一面，曲贷余生！”汉主道：“朕信重威，重威尚不信朕么？况朕已一再招降，奈何拒命！”公主道：“重威非敢抗陛下，实由虜将张珽，挟制重威，不使迎降。”汉主道：“虜将独不怕死么？”公主道：“正为怕死，所以阻挠。”汉主沉吟半晌，方微笑道：“朕一视同仁，既赦重威，何不可赦张珽？烦汝入城回报，如果真心出降，不问华、夷，一体赦免！”公主起身拜谢，辞别回城。

重威得公主传语，转告张珽，珽答道：“公可全生，珽难幸免，愿守此城，以死为期！”重威道：“粮食早尽，兵皆枵腹，看来是不能不降了！汉主谓一体赦免，谅不欺人，请君勿虑！”珽又道：“恐怕未必。”重威道：“我再遣次子弘珽，前去请求，能得一朝廷赦书，大家好安心出降了。”珽方才允诺，弘珽即出往汉营。过了半日，持到汉主手谕，许珽归国，重威乃复遣判官王敏，先送谢表，旋即素服出降，拜谒汉主。汉主赐还衣冠，仍授检校太师，守官太傅，兼中书令。大家随汉主入城，城内已饿殍载道，满目萧条。辽将张珽，亦来拜见，汉主忽瞋目道：“全城兵民，为汝一人，害得这般凄惨，汝可知罪否？”珽不意有此一诘，一时转无从措词。汉主便令推出斩首，复捕斩弁

目数十人,惟什长以下,放还幽州。辽众无从报怨,将出汉境大掠而去。枢密使郭威入帐,与汉主附耳数语,汉主即令他会同王章,按录重威部下诸亲将,一并拿下,悉数处斩。又将重威私资,及僚属家产,抄没充公,分赐战士。重威似刀剜肉,无从呼吁,只好与妻孥相对,暗地流涕罢了。

汉主住邺数日,下令还都,留高行周为邺都留守,充天雄军节度使。行周固辞,汉主语苏逢吉道:“想是为着慕容彦超了,我当命他徙镇泰宁军,卿可为我谕意。”逢吉转谕行周,行周乃受命留邺。汉主且晋封行周为临清王,即命杜重威随驾还都。既归大梁,加封重威为楚国公,重威平时出入,路人辄旁掷瓦砾,且掷且詈。亏得他脸皮素厚,还是禁受得起,但威风已尽扫地了。所有宋州一缺,不愿再任重威,但令史弘肇兼镇,毋庸细表。

且说汉主刘知远原籍,本属沙陀部落,知远以自己姓刘,改国号汉,强引西汉高祖,东汉光武帝,作为远祖。当尊汉高祖为太祖,光武帝为世祖,立庙祭享,历世不祧。高祖湍尊为文祖,妣李氏为明贞皇后,曾祖昂为德祖,妣杨氏为恭惠皇后,祖僖为翼祖,妣李氏为昭穆皇后,父瑛为显祖,母安氏为章懿皇后,共立四庙,与汉高祖、光武帝并列,合成六庙。命太常卿张昭,厘定六庙乐章舞名。知远以邺都告平,入庙告祖,所有订定乐舞,概令举行,真个是和声鸣盛,肃祀明禋。

不料皇子开封尹承训,自助祭后,感冒风寒,逐日加剧。汉主因承训孝友忠厚,明达政事,格外留心看护,多方医治。怎奈区区药物,不能挽回造化,竟于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中,悠然而逝,年止二十六。汉主在太平宫举哀,哭得涕泗滂沱,几致晕去。经左右极力劝慰,勉强收泪,亲视棺殓,追封魏王,送

归太原安葬。嗣是常带悲容，少乐多忧，一代枭雄，又将谢世。

蹉跎过了残年，便是元旦，汉主因身躯未适，不受朝贺，自在宫中调养。转眼间已过四天，病体少痊，乃出宫视朝，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颁诏大赦。越数日，易名为暠，晋封冯道为齐国公，兼官太师。兵部递上奏牒，报称凤翔节度使侯益，与晋昌节度使赵匡赞，叛国降蜀，蟠踞关中，请速派将往讨云云。汉主闻变，即命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调集禁兵数千，往略关西。

原来蜀主孟昶，嗣知祥位，除去强臣李仁罕、张业，国内太平，十年无事。辽主灭晋，晋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举秦、成、阶三州降蜀。蜀主昶遂欲吞并关中。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等，攻下凤州。适晋昌军节度使赵匡赞，闻杜重威得罪，恐自己亦未必保全，索性向蜀投降，别图富贵。遂派人奉表蜀主，乞遣兵援应长安，兼略凤翔。蜀主甚喜，即命中书令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宣徽使韩保贞为都虞侯，率兵五万，道出散关。又饬何重建为副使，领部众出陇州，与张虔钊等会师。同趋凤翔。一面令都虞侯李廷珪，统兵二万出子午谷，为长安声援。

凤翔节度使侯益，接得侦察，知蜀主大举入侵，惊慌得了不得，正拟拜表告急，忽来了雄武军弁吴崇恇，递入何重建手书，并附蜀枢密使王处回招降文，内容大意，无非是晓示利害，劝益归蜀。益恐待援不及，不如依书乞降，免得惊惶。遂缴出地图兵籍，使吴崇恇带还，附表请平定关中，且贻书赵匡赞，约为犄角，互相帮扶。偏赵匡赞狐疑未定，复听了判官李恕，仍然上表汉廷，自请入朝。

这李恕本是赵延寿幕僚，延寿令佐匡赞，为晋昌军节度判

官,当匡赞降蜀时,恕已出言谏阻,匡赞不从,至是复极谏道:“燕王入胡,本非所愿,今汉家新得天下,方务招怀,若谢罪归朝,必能保全爵禄,入蜀恐非良策哩。蹄涔不容尺鲤,愿公三思,毋贻后悔!”匡赞听了,很觉有理。因遣恕入朝谢罪,情愿面觐汉主,听受处分。汉主问恕道:“匡赞何故附蜀?”恕答道:“匡赞以身受虏官,父在虏廷,恐陛下未肯俯谅,所以附蜀求生。臣一再谏诤,谓国家必应存抚,匡赞亦自知悔悟,故遣臣来祈哀!”汉主道:“匡赞父子,本吾故交,不幸陷虏。今延寿方坠槛阱,我何忍再害匡赞呢?汝可返报匡赞,不必多疑,尽可来朝!”恕拜谢而去。

嗣得侯益表章,也与匡赞一般见解,谢罪请朝。时王景崇尚未启行,汉主召入卧内,密谕景崇道:“赵匡赞、侯益,虽俱来请朝,未知他有无诡计,汝率兵西去,当密观动静!他若真心入朝,不必过问,倘或迁延观望,汝可便宜从事,勿堕狡谋!”景崇应声遵旨,即日启行,西赴长安。

赵匡赞恐蜀兵驰至,转难脱身,不待李恕返报,便离长安,趋入大梁。途次与李恕接着,得知汉主谕言,益放心前行。复与景崇晤谈,景崇亦让他过去,自率兵径谒长安。才入长安城中,军报已陆续到来,统说蜀兵已入秦州,就要来攻长安。景崇因随兵不多,恐未足敌蜀,忙发本道兵马,及赵匡赞牙兵千余人,同拒蜀人。又虑匡赞牙兵,或有叛亡等情,意欲黥字面中,使不得逞。当下与齐藏珍商议,藏珍尚不甚赞成,那牙兵将校赵思綰,已入请黥面,为部兵倡。景崇当然心喜。藏珍待思綰退出,私语景崇道:“思綰面带杀气,恐非良将,况黥面命令,尚未发出,他即先来面请。越是谄谀,越是狡诈,此人万不可恃,速除为宜!”景崇摇首道:“无罪杀人,如何服众!”遂不

从藏珍计议 ,自督兵往堵蜀军。

蜀将张廷珪 ,正自子午谷出师 ,探得匡赞入朝音信 ,便欲引归。不意景崇突至 ,险些儿措手不及 ,仓猝对敌 ,已被景崇麾兵入阵 ,冲破中坚 ,没奈何且战且行 ,奔回至十里外 ,才免追袭。手下兵士 ,已伤亡至数千名 ,懊丧而去。侯益闻景崇得胜 ,廷珪败还 ,自然顺风使帆 ,决计拒蜀。蜀帅张虔钊行至宝鸡 ,略悉侯益反复情形 ,便与诸将会商。或主进 ,或主退 ,弄得虔钊无可解决 ,只好按兵暂住。忽闻汉将王景崇 ,召集凤翔、陇、邠、泾、邠、坊各兵 ,纷纷前来 ,吓得魂不附体 ,急忙引兵夜遁。及景崇追到散关 ,蜀兵已奔入关中 ,只剩得后队四百人 ,被景崇一鼓掳归。

景崇两次告捷 ,朝命景崇兼凤翔巡检使 ,因即引兵至凤翔。侯益开门迎入 ,与景崇谈入朝事 ,语带支吾。景崇未免动疑 ,即派部军分守诸门 ,再伺侯益行止。蓦然间接到朝旨 ,御驾升遐 ,皇次子承祐即皇帝位 ,不由得心下一动 ,倒有些踌躇起来。小子且慢叙景崇意见 ,先将汉主临崩大略 ,演说出来。

汉主刘知远 ,自长子承训歿后 ,感伤成疾 ,屡患不豫。亏得参苓补品 ,逐日服饵 ,才支撑了一两月。乾祐元年正月终旬 ,病体加重 ,服药无灵 ,乃召宰相苏逢吉 ,枢密使杨邠、郭威 ,入受顾命。还有都指挥使史弘肇 ,虽命他兼镇宋州 ,却是在都遥制 ,所以亦得奉召。四大臣同入御寝 ,见汉主病已大渐 ,俱作愁容 ,汉主顾谕道 :“人生总有一死 ,死亦何惧 ?但承训已歿 ,承祐依次当立 ,朕虑他幼弱 ,后事一切 ,不得不嘱托诸卿 !”四人齐声道 :“敢不效力 !”汉主又长叹道 :“眼前国事 ,尚无甚危险 ,但须善防杜重威 !”说到威字 ,喉中如有物梗住 ,不能出声。四人慌忙趋退 ,请后妃皇子等送终。

未几即发哀声,当由苏逢吉趋入道:“且慢!且慢举哀!皇帝有要旨传下,须立刻办了,方可发丧。”后妃等未识何因,只因逢吉身任首相,且是顾命中第一个大臣,料他必有要图。当即停住了哀,令他出办。逢吉退出,见杨邠、郭威等,已拟好诏敕,即饬侍卫带领禁军,往拿杜重威及重威子弘璋、弘璉、弘璉。重威在私第中,安然坐着,毫不预防,至禁军入门,仓皇接诏,甫经下跪,那冠带已被禁军褫去。且听侍卫宣诏道:

杜重威犹贮祸心,未悛逆节,梟首不改,虺性难驯。昨朕小有不安,罢朝数日,而重威父子,潜肆凶言,怨谤大朝,煽惑小辈。今则显有陈告,备验奸期,既负深恩,须置极法。其杜重威父子,并令处斩,所有晋朝公主及外亲族,一切如常,仍与供给,特谕。

重威听罢,魂飞天外,急得带哭带辩。偏侍卫绝不留情,即令禁军缚住重威,并将他三子拿下,一并牵出,连他妻室宋国公主,都不使诀别。匆匆驱至市曹,已有监刑官待着,指麾两旁刽子手,趋至重威父子身旁,拔出光芒闪闪的刀儿,剁将过去。只听得有三四声,重威父子的头颅,皆已堕落。遗骸陈设通衢,都人士在旁聚观,统激起一腔义愤,或诟骂,或蹴击,连军吏都禁遏不住,霎时间成为肉泥,几无从辨认了。

重威既诛,方为故主发丧。并传出遗制,封皇子承祐为周王,即日嗣位,朝见百官,然后举哀成服。先是汉主刘知远欲改年号,宰臣进拟乾和二字。御笔改为乾祐,适与嗣主名相同,当时目为预征,所以后来沿称乾祐,不复改元。太常卿张昭,拟上先帝谥法,称为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号高祖,嗣葬

睿陵。统计刘知远称帝,未滿一年,不过时已易岁,历史上算做二年,享年五十四岁。

承祐既立,尊母李氏为皇太后,颁诏大赦,号令四方。关中接得诏书,王景崇踌躇未定,便是为处置侯益的问题,侯益非常狡黠,为景崇所疑。或劝景崇杀益,景崇叹道:“先帝原许我便宜行事,但谕出机密,恐嗣皇帝未曾闻知,我若杀益,转近专擅。况赦文已下,更觉难行,我只好密奏朝廷,再作计较。”主见已定,便草密疏奏请,疏未缮发,那侯益已私离凤翔,星夜入都去了。景崇不禁大悔,甚至自诟不休。

这侯益却是机变,一入都门,便诣阙求见。嗣主承祐,问他何故引入蜀军?益并不慌忙,反从容答道:“蜀兵屡寇西陲,臣意欲诱他入境,为聚歼计。”承祐不由地嗤了一声,令益退出。益见嗣主形态,倒也自危,幸喜家资丰厚,好仗那黄白物,运动相臣。金银是人人喜欢,宰相以下,得了他的好处,哪有不替他说项。你吹嘘,我称扬,究竟承祐年未弱冠,也道是前日错疑,即授益为开封尹,兼中书令。益又贿通史弘肇等,谗构景崇,说他如何专恣,如何骄横。承祐不得不信,派供奉官王益至凤翔,征赵匡赞牙兵诣阙。

赵思綰很是不安,复由景崇激他数语,越觉心慌,既随王益启行,到了半途,语同党常彦卿道:“小太尉已落人手,我等若至京师,自投死路,奈何奈何!”彦卿道:“临机应变,自有方法,愿勿再言!”

越日行抵长安,长安已改号永兴军。节度副使安友规,巡检使乔守温,出迎王益,置酒客亭。思綰入请道:“部下军士,已在城东安驻,惟将士家属,多在城中,意欲暂时入城,挈眷出宿城东。”友规不知是计,且见思綰并无铠仗,乐得做个人情,摺

应允下去，思綰便引弃目驰入西门。适有州校坐守门侧，腰剑下悬，为思綰所注目。突然趋进，顺手夺剑，挺刃一挥，剝落州校头颅。当下顾令党羽，一齐动手。急切里无从得械，便向附近觅得白梃，左横右扫，击死门吏十余人，遂把城门阖住。自入府署劈开武库，取出甲仗，分给部众，把守各门。友规等在外闻变，惊惶失措，不待饮毕，便已溜去。朝使王益，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思綰据住城池，募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才经十日，守具皆备。王景崇不知声讨，反讽凤翔吏民上表，请令自己知军府事。正是：

功业未成先跋扈，嫌疑才启即猖狂。

欲知汉廷如何处置，容至下回说明。

汉主刘知远，杀张璠而赦杜重威，赏罚不明，无逾于此。璠不过一虏将耳，既已请降，抚之可也，纵之可也。诱使降顺，突令处斩，是为不信，是为不仁。重威引虏亡晋，罪已难逃，况复叛复靡常，负恶益甚，不杀果胡为者？彼侯益、赵匡赞之忽叛忽服，亦无非藐视汉威，同儿戏耳。迨知远已殂，始由苏逢吉等捏称遗诏，捕诛重威。所颁诏文，实是无端架诬，不足为重威罪。罪可杀而杀非其道，犹之失刑也。前过宽，后过暴，何怪三叛之又复连兵乎。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谈兵 勇刘词从容破敌

摇摇却说王景崇暗讽吏民，代求节钺，汉主承祐，与群臣会议，都料是景崇诡计，不肯允行。别徙邠州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陕州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调景崇为邠州留后，令即赴镇。景崇迁延观望，不肯遽行。那时又突出一个叛臣，竟勾通永兴、凤翔两镇，谋据中原。这人为谁？就是河中节度使李守贞。

守贞与重威为故交，重威诛死，也未免兔死狐悲。默思汉室新造，嗣君才立，朝中执政，统是后进，没一个可与比伦，不若乘时图变，倒可转祸为福。遂潜纳亡命，暗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参军赵修己，颇通术数，守贞召与密议。修己谓时命不可妄动，再三劝阻，守贞半信半疑。修己辞职归田，忽有游僧总伦，入谒守贞，托言望气前来，称守贞为真主。守贞大喜，尊为国师，日思发难。一日召集将佐，置酒大会，畅饮了好几杯，起座取弓。遥指一虎舐掌图，顾语将佐道：“我将来若得大福，当射中虎舌。”说着，即张弓搭箭，向图射去，飐的一声，好似箭镞生眼，不偏不倚，正在虎舌中插住。将佐同声喝采，统离座拜贺。守贞益觉自豪，与将佐入席再饮，抵掌而谈，自鸣得意。将佐乐得面谀，益令守贞手舞足蹈，乐不可支。饮至夜静更阑，方才散席。

未几有使人自长安来，递上文书。经守贞启视，乃是赵思绾的劝进表，不由得心花怒开，使人复献上御衣，光辉灿烂，藻锦氤氲。守贞到了此时，是喜欢极了，略问来使数语，令左右厚礼款待，阅数日才命归报，结作爪牙。自是反谋益决，妄言

天人相应，僭号秦王。遣使册思綰为节度使，令仍称永兴军为晋昌军。

同州节度使张彦威，因与河中相近，深知守贞所为，时常戒备，且密表请师。汉廷派滑州指挥使罗金山，率领部曲，助戍同州。因此守贞起事，同州得以无恐。守贞遣骁将王继勋，出兵据潼关。军报驰入大梁，汉主乃命澶州节度使郭从义，充永兴军行营都部署，与客省使王峻，率兵讨赵思綰；邠州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率兵讨李守贞。继复派出夔州指挥使尚洪迁，为永兴行营都虞侯，阆州防御使刘词，为河中行营都虞侯。

各军同时西行，独尚洪迁恃勇前驱，趋至长安城下。赵思綰正养足锐气，专待官军对仗，遥望洪迁前来，立即麾众杀出，与洪迁交锋。洪迁尚未列阵，思綰已经杀到，主客异形，劳逸异势，就使洪迁骁悍过人，至此亦旗靡辙乱，禁遏不住。勉强招架，终究是不能支撑，看看士卒多伤，便麾兵退先，自率亲军断后，且战且行。思綰力追不舍。恼动了洪迁血性，拚死力斗，才把思綰击退。但洪迁身上，已受了数十创，回至大营，呕血不止，过了一宵，便即捐生。

郭从义、王峻二人，因洪迁战死，未免畏缩，敛兵不进。峻与从义，又两不相容，越觉得你推我诿，延宕不前。汉廷再遣泽潞节度使常恩，领兵援应，可巧郭从义也分兵往迎，两下会师，总算克复了一座潼关，由常恩屯兵守着。河中行营都部署白文珂，逗留同州，未尝进兵，新授凤翔节度使赵晖，到了咸阳，部署兵士，一时也不能急进。汉主承祐，颇以为忧，特派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谕安抚使，所有河中、永兴、凤翔诸军，悉归郭威节制。

威奉命将行,先诣太师冯道处问策,冯道徐语道:“守贞宿将,自谓功高望重,必能约束士卒,令他归附。公去后,若勿爱官物,尽赐兵吏,势必众情倾向,无不乐从,守贞自无能为了!”威谢教即行,承制传檄,调集各道兵马,前来会师。并促令白文珂趋河中,赵晖趋凤翔。晖已探得王景崇降蜀,并通李守贞,连表奏闻,有诏命郭威兼讨景崇。威乃与诸将会议军情,熟权缓急,诸将拟先攻长安、凤翔。时华州节度使扈彦珂,亦奉调从军,独在旁献议道:“今三叛连兵,推守贞为主,守贞灭亡,两镇自然胆落,一战可下了。古人有言,擒贼先擒王,不取首逆,先攻王、赵,已属非计。况河中路近,长安、凤翔皆路远,攻远舍近,倘王、赵拒我前锋,守贞袭我后路,岂非是一危道么!”威待他说毕,连声称善,乃决分三道攻河中,白文珂及刘词自同州进,常恩自潼关进,自率部众从陕州进。沿途所经,与士卒同甘苦,小功必赏,微过不责,士卒有疾,辄亲自抚视,属吏无论贤惠,有所陈请,均和颜悦色,虚心听从。因此人人喜欢,个个欢腾。

守贞初闻郭威统兵,毫不在意,且因禁军尝从麾下,曾受恩施,若一到城下,可坐待倒戈,不战自服。那知三路汉兵,陆续趋集,统是扬旗伐鼓,耀武扬威。郭威所带的随军,尤觉得气盛无前,野心勃勃。当下已有三分惧色,凭城俯瞰,见有认识军将,便呼与叙旧。未曾发言,已听得一片哗声,统叫自己为叛贼,几乎无地自容,转思木已成舟,悔恨无益,只得提起精神,督众拒守。郭威竖栅城西,白文珂竖栅河西,常恩竖栅城南。威见恩立营不整,又见他无将领才,遣令归镇,自分兵驻扎南城。诸将竞请急攻,威摇首道:“守贞系前朝宿将,健斗好施,屡立战功。况城临大河,楼堞完固,万难急拔。且彼据

高临下,势若建瓴,我军仰首攻城,非常危险,譬如驱士卒投汤火,九死一生,有何益处?从来勇有盛衰,攻有缓急,时有可否,事有后先。不若且设长围,以守为战,使他飞走路绝,我洗兵牧马,坐食转饷,温饱有余。城中乏食,公私皆竭,然后设梯冲,飞书檄,且攻且抚。我料城中将士,志在逃生,父子且不相保,况乌合之众呢!”诸将道:“长安、凤翔,与守贞联结,必来相救,倘或内外夹攻,如何是好?”威微笑道:“尽可放心,思绾、景崇,徒凭血气,不识军谋,况有郭从义等在长安,赵晖往凤翔,已足牵制两人。不必再虑了!”乃发诸州民夫二万余人,使白文珂督领,四面掘长壕,筑连垒,列队伍,环城围住。越数日,见城上守兵,尚无变志,威又语诸将道:“守贞前畏高祖,不敢嚣张,今见我辈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轻我心,故敢造反,我正宜守静示弱,慢慢儿地制伏呢。”遂命将吏偃旗息鼓,闭垒不出。但沿河遍设火铺,延长至数十里,命部兵更番巡守。又遣水军舫舟河滨,日夕防备,水陆扼住。遇有间谍,无不捕获,于是守贞计无所出,只好驱兵突围一法。偏郭威早已料着,但遇守兵出来,便命各军截击,不使一人一骑,突过长围,所以守贞兵士,屡出屡败,屡败屡还。守贞又遣使赍着蜡书,分头求救,南求唐,西求蜀,北求辽,均被汉营逻卒,掩捕而去。城中益穷蹙无计,渐渐的粮食将尽,不能久持,急得守贞日蹙愁眉,窘急万状。国师总伦,时常在侧,守贞当然加诘。总伦道:“大王当为天子,人不能夺,惟现在分野有灾,须待磨灭将尽,单剩得一人一骑,方是大王鹊起的时光哩。”守贞尚以为然,待遇如初。王景崇据住凤翔,既与守贞勾通,受他封爵,便杀死侯益家属七十余人,只有一子仁矩,曾为天平行事司马,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广,尚在襁褓,乳母刘氏,易以己

子抱延广潜逃,乞食至大梁。侯益大恻,哀请朝廷诛叛复仇。汉主传诏军前,促攻凤翔。

赵晖时已进攻,与景崇相持,忽闻蜀兵来援景崇,已至散关。当即派遣都监李彦从,潜师袭击,杀退蜀兵,且乘势夺取凤翔西关。景崇退守大城,晖屡用羸兵诱战,不见景崇出师。乃别设一计,暗令千余人绕出南山,伪效蜀装,张着蜀旗,从南山趋下。又命围城军士,佯作慌张,哗称蜀兵大至。景崇本已遣子德让,诣蜀乞援,眼巴巴地望着好音,一闻蜀兵到来,还辨甚么真假,即派兵数千往迎。出城未及里许,蓦闻号炮声响,晖军四面攒集,把数千凤翔兵围住,凤翔兵士,方知中伏,可怜进退无路,统被晖军杀尽。景崇闻报,徒落得垂头丧气,懊悔不及,自是不敢轻出。

那蜀主孟昶,果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率兵救凤翔,另派雄武节度使韩保贞,引兵出汧阳,牵制汉军。景崇子德让,先行入报,景崇才令部将李彦舜等,出迓蜀兵。赵晖得蜀兵来信,亟分兵遏守宝鸡。蜀将申贵,为思谦前驱,用诱敌计来诱汉兵。汉兵已入宝鸡城内,见蜀兵稀少,出城追赶,遇伏败还,不意城内已被蜀兵掩入。竟将宝鸡夺去。幸赵晖先事预防,恐宝鸡戍兵,不足敌蜀,更派精兵五千人援应。途中遇着败军,两下会合,复将宝鸡夺还。思谦引军至渭水,经申贵还报,始知先胜后挫。再欲进攻,因探得宝鸡有备,料一时不能攻下,遂语大众道:“敌势尚强,我军粮少,未便与他久持,不若暂退,再作后图。”乃退屯凤州,寻归兴元。

王景崇闻蜀兵退归,再遣使向蜀告急,蜀臣多不愿发兵。经景崇再三表请,始由蜀主下令,仍命安思谦出援。思谦请先运粮四十万斛,方可出境,蜀主太息道:“思谦未曾出兵,先来

索粮,意已可知,岂肯为朕进取?朕且拨粮颁给,看他愿出兵否?”乃发兴州、兴元米数万斛,交与思谦,思谦始自兴元出凤州,再由凤州进散关,另派部将申贵、高彦俦等,击破汉箭箐、安都诸寨。宝鸡戍卒,出截玉女津,也为蜀兵所败,仍然退归。思谦进驻模壁,韩保贞也出新关,同至陇州会齐,将攻宝鸡。赵晖再欲分军接应,因怕势分力弱,反为景崇所乘,乃饬宝鸡兵吏,严守城池,不得妄动。一面移文至河中,向郭威乞师。

威正欲破灭李守贞,适值南唐起兵,来援河中,不得不分师邀击,暂缓攻城。守贞幕下,有游客二人,一是狂士舒元,一是道士杨讷,二人见守贞围困,特扮作平民,出城南向,求救唐廷。舒元易姓为朱,杨讷易姓名为李平,好容易混出重围,奔至金陵,吁请救急。唐主璟犹豫未决,谏议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怂恿唐主出师,唐主因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出救河中,以清淮节度使刘彦贞为副,文徽为监军使,岑为沿淮巡检使,相偕俱出,同至沂州。

金全令部众暂憩,遣探骑侦察驻营,再定行止。探骑去了多时,至午未回,营中已备好午餐,一齐会食。那探骑入帐通报道:“距此地十数里外,有一长涧,涧北有汉兵驻守,不过数百人,且甚羸弱,请急击勿失!”金全不待说毕,厉声叱退,仍然安坐食饭。诸将莫名其妙,待至大众食毕,都至金全面前,请即出战。金全又厉声道:“敢言出战者斩!”诸将默然退出,免不得交头接耳,私谤金全。待至夕阳西下,暮色苍茫,金全又下令道:“营内队伍,须要整齐,各军器械,不得抛离。大家守住营门,毋得妄动,违令立斩!”诸将越加疑心,但军令如山,不敢不遵,只好依言备办。

暮听得鼓声大震,四面八方,有兵掩至,统到营门前呐喊,